

國立東華大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姐妹校國際交換交流學生心得報告  
International Inbound Exchange Student Report

姓名 Name	易晨	國籍 Nationality	中國
學號 School No	W10303001		
交換系所 Host Department	歷史學系		
原學校 Home University	中南民族大學		
原系所 Home Department	歷史學系		
交換交流期間 Exchange Period	自 From _2014_年 year / _9_月 month 至 To _2015_年 year / _10_月 month		

大陸有一股民國熱。

從桃園機場出來，我用力的在地上跺了跺，不是恐飛患者慶幸終於落了地，卻都想感受下腳下所踩土地的真實。往臺北車站去，一路略顯破敗的房子，矮矮的，有些灰舊，恍惚間像是來到了大陸某個二三線城市。不過街上穿馳而過的機車、大巴上播送的臺語肥皂劇以及某位同學（對，我是不會說出那個人的名字的）所說“自由民主的空氣”都在時時刻刻提醒著我，是啊。這裡就是臺灣。

1947年，鄭定邦按中國地圖，以中山路為軸規劃了臺北大大小小的街道，當我看到武昌街的時候總是覺得莫名的親切。這種親切不是久別重逢，而是他鄉遇故知。我也不知是怎麼生出了這麼一種難以言表的距離感，按理來說大家說著同樣的語言，有著同樣的文化認同，目之所及都是我所熟悉的一切，可偏偏又是那麼陌生。

幾乎是一下車就注意到了，臺灣很少有垃圾桶。從志學走回來，我手上了空水瓶拿了一路。這一路不光是沒有垃圾桶，除了落葉，連垃圾也幾乎沒有。上一次聽說有這麼乾淨的地方是新加坡，聽說亂扔垃圾會被處以鞭刑，真假我是不知道；再上一次是遠在秦朝，那個時候“棄灰於道者棄市”。大陸的垃圾桶就多得多了，有什麼垃圾幾乎是走兩步就能有地方扔掉，可街道還是那麼髒。臺灣人更“文雅”算是一個共識，繼續討論下去難免會觸及某些人敏感的神經，不在於我有沒有說出來寫出來，甚至根本就是懶得去想了，畢竟我還是要回到祖國母親懷抱的。

和善，是我的另一個印象。盧文濤是我接觸到的第一個臺灣人，當我們從大巴上下來轉火車時，她早早就等在了那裏。之後又一路帶我們去買各種生活用品介紹美食美景，註冊的時候藍易幾乎是帶著我一步一步地辦手續等等等等。說起來可能覺得沒有什麼，但是以己度人，如果我是志願者，有多少是我會願意去做的，又會做到哪個程度為止？真的非常感謝這些可愛的臺妹們。來這裏沒多久我就去了臺北一趟，作為一個外來者問路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經歷。在總統府附近有個老大爺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指完路以後大概是看我們還是不知道往哪走，又專程走回來說要帶我們去，之後又有很多次問路的經歷，大抵如是。再有是國際處的老師，組織了好多次活動，從太魯閣到新年圍爐，好幾次都有幸參與，雖然總還是或多或少會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看他們忙前忙後，還有這白菜價的收費，他們圖的是什麼呢？大概也只是希望我們在這半年裏能留下一段美好的回憶。還有童春發教授，當我就一個課題諮詢他的時候，老先生幾乎是當下就要帶我去屏東實地考察，同樣給我留下了太多的震撼。

外國人，我並不是太介意這個身份。雖然說莫談國事是我們和台灣朋友心照不宣的默契，但這樣的差異畢竟還是存在著。台灣有著原住民傳統，有長期的日本統治，雖然歷史上無數大

陸人向台灣的移民為這片土地帶來了華夏民族的文化傳統，但在漫長的歲月里台灣已經構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簡單因為國民黨遷臺而把台灣當做是國民政府的延續顯然是及不恰當的。台灣和大陸很像，有著一樣的文化認同，可畢竟還是不一樣。另外我的普通話還不錯，沒有什麼方言的口音，後來又交了一個福建女朋友，說話多少感染到了“台灣腔”，在交談之中比較難聽出我來自海峽對岸。有次我去看電影丟了錢包，在秀泰影城前台的建議下我第一次報了警，說警察馬上就來。按照我的經驗，錢包丟了哪會有能找回來的道理。可是還不到五分鐘，幾百米開外的警察局就打來說錢包找到了，麻煩我過去拿一下，說是有人撿到交了過來。整個過程每一步都深深超出了我的預期，第一次感到或許是我外國人的身份對他們形成了壓力，尤其是大陸比外國更來得敏感，使他們感覺到了一種弘揚國威的必要。我想，台灣人正在努力做到大陸人所投射的期望，對於台灣人來說，大陸是有意義的他者，是那雙在遠方默默注視著的眼睛，無論何時，一想到有這雙眼睛的存在，就不知不覺格外地要求著自己。

我們總是會對眼下生活的時代有種種不滿，進而從中生出對往昔歲月的無限緬懷。當然會加上各種腦補的部分，時間一長，種種都不記得了，唯有它的好一直教人惦記著。對於我們來說，海峽對岸的“寶島”就為我們提供了這麼一種更好的可能性。現實總教人無師自通地學會了精神勝利法，大陸人對臺灣的想像說來也有很大成分是源於對現實的不慢吧。

剛來的時候，群賢畢至、歌舞昇平，似乎一切都是那麼精緻美好，政府開明、經濟繁榮、國人和善；現在要走了，也看到花旦卸妝後無可奈何的魚尾紋，原來也會穿著內衣打牌、嬉笑怒罵、如出一轍。其實臺灣和大陸也沒有離得那麼遠。

最後呢，應女朋友的要求加上一句話：“台灣什麼都好，就是沒把女票帶來。”

（完）
